

仙城赋

李秋彬

噫兮!仙城者何地乎?豫东都郸城县治也!斯域堪小兮腹于黄淮沃土,

四接圣灵之疆。东来魏王之紫气;南腾颍水之浪花;西接人王太昊陵;北倚老子太清宫。噫呼兮!得天独厚,人杰地灵。生炎黄之仙气,流华夏之长风。世外桃源。人间仙境,欲美吾土,赋以罄竹。

夫古之圣邑,历史悠久。段寨遗址,考新石器之文明;汉墓陶器,证先民之兴盛。早属陈楚,经夏商周三朝昌衰;后于谯郡,历春秋五霸亦称雄。西汉平立县,隋初建垣,唐废郡县分并鹿邑、宛丘,明清列属陈州,民国鹿邑设县复纳之,新中国先置办事处,后正以县域。老子洛畔置炉,火尽丹成,故曰郸城;王

禅观棋悟道,羽化登仙,又称仙城。若夫人文风貌,千古胜迹。英贤荟萃,沐亘古文化之风;仙风化灵,开伏羲李耳之道。英豪尽出,文韬武略,千载功臣,彪炳史册;西汉汲黯,武帝之能臣;宗室刘伯姬,高祖刘邦之亲;明末王恭坪,清廉之贤良;清末刘澄之书画,举国盛名;朱炎昭,诗书画全才,冠绝豫皖之邻;抗日将领彭雪枫,铁血丹心,威武歼敌;将士李宗田,宁死不屈,舍生取义;人大代表贺恒德,澧兰沉芷,舍财筹建民俗园;奥运冠军朱婷,女排主攻,郎平得意小榔头。呜呼!叹千秋英魂沉钩,佑在天之灵;感浩然正气长存,开今世先河。

蝉是夏天的魂

宁高明

当麦子收过,一场暴雨袭来之后,远处的小树林里便传来断断续续的蝉鸣,夏天说来就来了。

来的竟是这样的突然。人们的春装还未得及脱去,夏天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来了,是从那温湿的地下钻出来的吧,伴随着蝉蛹缓缓而行的脚步,从黑暗处爬出,然后涌上树木,钉在青青的枝叶上,趁着浓浓的夜色,努力地一挤,春就蜕变成夏。然后再展翅一飞,就在阳光下放开最嘹亮的歌喉。

蝉声还是有点着快,第一次面对光亮的世界还是有点不太适应。风来了,摇动着枝叶,仿佛摇动着它的家,它吓得将身子紧紧贴住树枝;雨来了,哗啦啦的雨点拍打着枝叶,仿佛汪洋中的一叶孤舟,它吓得将身子藏在叶子的背后。只有在天放晴的时候,它才敢在茂密的树林里哼几声,稍有些风吹草动,它立刻噤声。就如那初来的夏,看似猛烈,可有时风向一转,它也不得不压住自己的脚步。

蝉是夏天的魂,在炎炎烈日中逐渐昂起夏天的头颅。一场强降雨从遥远的江南扫过广袤的华北平原后,晴天就多了起来,蝉也愈来愈多,它们成了村庄的主宰,成了树木的主人。一只只雄蝉敛翅据在不同的树梢,像乐队的组合发出各自不同的和音。它们的声音热烈,来自于丹田,有鲜明的节奏感。它们有时合唱有时独唱,尽管各有所不同,但激情都是一样的,充满着青春与浪漫,宣泄着夏日的热情和生命的壮丽。它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歌谱,它们是天生的歌者。歌声如行云流水,在空旷的田野流动,在古老的村庄萦绕,给充盈着风声、雨声、鸟声、蛙声的夏天又增添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虫鸣。

激越的蝉鸣在乡村唱响,张扬着夏日的个性。庄稼在泥土里滋滋生地生长。

只有蛐蛐是不变的(外三首)

徐桂荣

风起时,湖水的镜子皱来皱去
内里的灯火也皱来皱去
只有蛐蛐的声音
依旧是直线型的
简单,直接,一声短一声长
一声一声,没有丝毫的曲折

风,越来越急,越来越大
树木开始喧哗
青草和泥土的香气
扑面而来
湖水,以及湖水中的灯火
渐渐扑朔迷离

只有蛐蛐是不变的
蛐蛐,和去年一样
和前年一样,和前年的前年一样
躲在夜影的最深处,最低处
用简单而直接的语言
说着对这世界的赞美

无花果

总是跑得快的果子
最先充满糖分,尝到甜头
也是总跑得快的果子
禁不住自身的香气
最先被摘走,或陨落
所以,无花果树
让她的果子排着队
慢慢结,慢慢长,慢慢成熟
有时一天一两个
有时一天三五个
在白色的篱笆外
稠密的枝枝杈杈上
朝着高远的天空裂开酱紫色的小嘴
所以,整个春天是她的
整个夏天是她的
整个秋天还是她的
无花果,以其阔大的枝叶

和慢悠悠的步履
抵御着时光迅疾锋利的剑刃
让相继而至的这些个日子
慢了很多很多

月光照在河面上

静静的河面鳞光闪闪
像一条梦幻之路
伸向远方
月光照在河面上,河岸上
照在梦中,梦乡
我们依旧站在起点,出发地
一切尚未开始。一切刚刚开始
月光这么美
美得和想象的一样
铺满月光的河面,鳞光闪闪
这么美。不忍拒绝
不忍辜负

露台

今夜,露台上不只有露
还有风,风声。微微的
有雨,雨声。时断时续的
有蛐蛐,秋虫们潮水一样的鸣吟

今夜,露台上的夜色
注定是饱满的,浓稠的,沉重的
像一颗不眠的心
潮湿,动荡,不安,混沌
时而清晰,时而凌乱

像一颗不眠的心
今夜的露台
承载着一场初秋的夜雨
并被夜雨不停地冲刷着,激荡着
漂浮不定

豫东平原,我的家乡,夏秋时节,打麦场上总是荡漾着欢声笑语。

麦子将要成熟的时候,下了雨,老人说是造场雨。生产队赶忙派人把闲了一冬一春的麦场平整好,在土壤适合的情况下套牲口耙场,抹场,造场。精心整理过的打麦场干净光滑,像现在的柏油路面。

“蚕老一时,麦熟一晌”。麦子成熟了,生产队召开一次群众收麦动员会。会上,俄麦,割麦,拉麦,打扑子、拉拽耙,老人孩子拾麦头,分工合理,恰到好处。

收麦开始了,田野里、道路上、麦场里到处是一派繁忙景象。青年男女手拿长把铲子,“吃吃”铲子到处麦子倒地。打扑子的把倒麦的麦子打成扑子,鞭把赶着牛拉车来拉,大车前后绑好羊角子,装车的和踩车的配合得好,把车子装得像小山一样,颤颤巍巍地拉到场里。四个人钻下去,手扒车底,背扛车把,呐一声喊,轰隆一声,麦车倒地,场地上的人再垛成麦垛。

哪块地麦子长得好,有妇女们挥镰割下,捆成捆,拉到场里垛好准备摔麦茬,在大家都还住草屋的年代里,修房或盖房必须用麦茬。

拉完麦的地里,队长领着学生们组成的筢子队,搂零碎麦子。谁搂得堆大多发几个麦黄杏,谁的堆小少发些。为了多吃到杏子,孩子们积极性特高,麦地里接得很干净,那时叫“颗粒归仓,寸草归垛”。

场上进的麦,必须当晚上垛,忌场上有人。夏季雷雨多,天说变就变。如果垛不了垛,遇见下雨,或连阴几天,麦粒在穗子上生根发芽,就打不成粮食了。

我们生产队600多亩地,麦都进了场。场上垛满了或长或圆的高高的麦垛。孩子们有了玩耍的天堂。最好玩的游戏有“捉迷藏”“打狗腿”“吹豌豆”。“捉迷藏”藏在麦垛旮旯里还好找,可藏在麦垛里就难了,小孩子小,挪动两个麦捆子,朝里一站,再堵好,任凭找方喊破喉咙,他不动,就是找不到。做“打狗腿”的游戏,须有三个小朋友。玩具来自麦秆,做成“狗腿”“铜锤”“鞭杆”。“狗腿”,中间带节的麦秆四根,“铜锤”,一头带节的麦秆

定清闲之中;郸城一高,英才辈出,济学子于北大清华之里。

上下五千年,文化自斐然。中国戏曲之乡,坠子豫剧,锣鼓咚呛,戏台搭遍乡街之道;自古书法圣地,诗词书画,翰墨临池,雅韵香飘百姓之家。恩皇天后土,赐物阜民丰。林茂田肥,四季温和,利农耕,收万亩膏腴,五谷丰登;三农惠策,整改优化新农村,建遍地高楼,鳞次栉比。

嗟夫!君不见?仙城风土,溢翠流香、钟灵毓秀,豫东之明珠;君不闻?古城秀邑,琼楼玉宇、沃野千顷,绽中原之奇葩。噫吁!仙城之县,美哉!壮哉!

中国女排里约夺金感赋

姜玉海

秣马厉兵十余春,
鏖战里约又夺金。
体坛追梦励壮志,
扬帆奥运树雄心。
苦练为战英姿爽,
重振雄风气吞云。
力克劲旅冠三甲,
欣慰排坛继有人。

回首征程风雨遥,
几多辛酸心头浇。
霜月汗水透征衣,
骄阳滚打练绝招。
良驹不惧途崎岖,
骤雨疾风知劲草。
蟾宫折桂帽圆梦,
千钧重担砺战刀。
喜看里约征战酣,
中国女排勇夺标。

小小说

老人

焦辉

老人穿着褪色的老年衫,淡黄色的肥裤子,圆口布鞋里露出黑丝光袜子;他坐在人行道树下的一块砖头上,眯缝着眼打盹。老人的穿戴打扮、身形像我父亲。我急忙走过去,脚步放得很轻,怕惊扰老人。老人国字脸,浓眉毛,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齐,大鼻子,厚嘴唇,鼻子两侧的皱纹很深,相貌也像父亲。

父亲因病离开已十三余年。父亲病时,我刚添了个孩子,经济困顿。父亲在县医院医治,因是肝癌晚期,主治医师没有好的治疗方案。我想带父亲去郑州或北京、上海甚至国外医院治疗,这样也许能延续父亲的生命。但这是奢想,家里的钱早已花光,能借到钱的亲朋已经借了一遍,有几家借了两遍。庄户人家的钱都是汗珠子摔八瓣从黄土地里抠出来的,手中的余钱像受灾的禾谷——秕。后来父亲偷偷从医院跑回家,躺在堂屋的木床上,说:“孩,俺哪里也不去了。”我的眼泪扑簌簌落在潮湿的地面上,父亲笑了,沉沉睡去,再没有醒来。

老人睁开了眼睛。我问老人:“大叔,县委怎么走?”他站起来,伸手指给我指路,慈祥地笑说:“往北一百多米,靠右就是县委大院。院里有个高高的旗杆飘扬着国旗。”我从村里到县文联帮忙,快有四个月了,县文联在县委大院里,我只是想与老人搭讪,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我点头致谢,顺手把提着的几个苹果递给老人。他推辞。我忙说:“大叔,你拿着,你给我指路,我要感谢你,我,你很像我的父亲,我——”我语无伦次了。老人愣住,最后接过苹果。我快步去上班,眼泪忍不住了。我听人说,要流泪时,仰起头眼泪就不会流出来。我仰起头。人云亦云的东西真实性不强,眼泪从眼角滑落。记得父亲生病后,想吃苹果,我买了一个,父亲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一小块。我真该多买几个,可药费已经交不起了。

第二天中午上班,我又看见了那个老人,他还是坐在老地方。看见我笑了,说:“孩子,你给我的苹果很好吃,我好久没有吃过那么香甜的苹果了。”我很高

兴,问:“大叔,你还想吃吗?”他摇摇头,说:“我不想吃苹果了,我想吃粽子。”不远处,有个卖粽子的小贩,挂在车把上的喇叭不时播放录好的吆喝:“大胡子粽子,吃了心想事成。”我买了两个粽子送给老人。老人慢慢剥开苇叶,晶莹洁白的米粒散发出浓郁的香气。老人甜甜地吃着粽子,很满足。我看着老人吃粽子,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淡淡的忧伤。

后来我和老人熟识了。只要天气好,他中午都会在老地方等我,接过我给他买的东西。有时候是烤红薯、煮玉米、包子、饮料之类,有时候是一把挠痒痒子、一把纸折扇,或是老人临时指定要个甜瓜、酸杏什么的。一晃,半年过去了。我们都还没问过对方的情况。我内心深处有着满足和欢喜,有着安慰。

老人连着五天没有出现了,我不得不每天下班扯着一顶红帽子。老人说想要一顶红帽子。第五天中午,有个女孩站在老人等我的地方,她脚边有两个大纸箱。我恐惧起来,不祥的感觉幽灵般围绕。我走到女孩身边,停下。女孩望着我手里的红帽子,试探着问:“你好,请问你是不是经常给一位老人买东西?”我点了点头。女孩说:“老人是我父亲,我母亲去世早,父亲退休后喜欢一个人散步。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是遇见一个小伙子,陪他说话,给他买东西吃。我告诫他小心受骗,他气得骂了我几句,把电话挂了。我手头有个项目,抽不开身。终于有一天抽空回来看他,见他面色红润,精神很好。他不断地说你和他之间的事,我打算第二天见你,谁知我负责的项目出了点问题,我连夜飞回去了。谢谢你给我父亲带来了很多欢乐,他一直想有个儿子,可惜只有我一个女儿。”

我问:“大叔呢?”女孩眼里漫上泪水,然后一颗颗坠落,她抽泣着说:“三天前我父亲在医院去世了,他走时留话,把所有的藏书送给你。我都装在两个纸箱里了,有些是珍贵的孤本……”女孩还说了什么,我没听见,我紧紧捏着红帽子,泪水渐渐模糊了眼睛……



西湖之晨

新华社发

沙颖文艺

打麦场

朱祖领

齐子的吱扭声,共同构成了麦场上令人难忘的情景。

当鞭把们牵着牛马碾麦的时候,男子坐在场边吸着烟,喝着柳叶子茶,妇女们坐在麦场边的树荫下做针线,孩子们则玩着自己的游戏。

队长一声吆喝“翻场了”,场边的男子忙起来,妇女们也放下针线,拿起杈子走进麦场,把碾过的麦子翻弄一遍。接着碾,然后翻。这样,再翻两遍,麦粒基本脱落完,麦秆子变成了柔软的白色的秸草,就要起场了。起场的时候,有挑麦秸的,有推麦子麦糠的,最后用扫帚净场。如果有风,就开始扬场,如果没有风,先弄个“六四场”,单等起风,有时半夜起风半夜扬。

起风了扬场开始了,黄灿灿的麦粒雨滴一样落到扫干净的空地上,草屑、麦糠随风飞到了另一边。扬场风大省力,不需要扬,麦粒麦糠,便可分开。排杈把裹着麦粒的麦糠扬到六七尺高就分开,正好。裹着麦粒的麦糠酷似一朵朵云,在六七尺高地方分开降落,一朵又一朵,不断上升,不断分散,飘落,别有一番情致。在不断的沙沙声中,麦堆越来越大,扬场快要结束了,队长让放工吃早饭。

鞭把们上午比群众上工早,大家还在吃饭,他们牵上牛马,套上石磙,挂上石,头戴草帽,一手牵缰绳,一手拿鞭子,开始碾麦。天空瓦蓝瓦蓝的,一丝儿云也没有,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照着打麦场。当鞭把们兴致来的时候,连着炸响几个鞭炮,高一声低一声地吆喝喂骡马,三四骡马就小跑起来,碾麦的速度和效果不低于一个小手扶车。接着吆喝声调不断变换,那音调高亢、嘹亮、粗犷、豪放。于是吆喝声,炸鞭声,磙轧麦秸声,磙

摔麦茬,在牲口屋烧一锅“大茶”。队长事情多,一慌把“一大锅茶”说成了“一锅大茶”。哈哈,哈哈,一笑过后,大家都做准备去了。一会儿工夫,人们就搬来了小桌、门板、石磙、板凳……麦穗晒了一晌午,好摔。一个麦个子在小桌门板上摔五六下,麦粒就全掉了。“嘭嚓嚓,整个麦场上到处是麦个飞舞麦糠翻飞。摔好了的麦茬还要捆成个儿,捆麦茬不怕天晚,往往捆到月亮升高了才罢。

晾晒麦子要选择好天气。满场都摊上麦粒,毒太阳晒一上午,翻场时锨不够用,就用脚踏,穿鞋鞋里有了麦粒不好走路,索性脱掉鞋光脚踏,直到把脚烫得痒酥酥的。那时候生产队打麦工具落后,所以打场往往要持续一两个月。

打场结束,就要垛麦秸垛了。首先选择地势高的地方打垛底子。垛上有几个有经验的人领着几个妇女手拿排杈,一边走着踩垛,一边把扔上来的麦秸摊平,下边的壮劳力在垛的一圈朝上麦秸,其余的把一季子碾成的麦秸都要推到这里来。人们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场上到处都是人,到处充满了欢声笑语。麦秸上完,再把麦糠一篮篮地扔上去盖好垛顶。垛顶要踏实,中间高,两边坡下去,有利排水。最后抽几个技术能手,把垛顶抹得油光发亮。麦秸收拾得整整齐齐,美观好看。

麦秸垛好以后,麦场渐渐安静下来。到秋庄稼成熟,玉米、大豆、谷子、棉花等陆续进场翻晒,场上又要热闹一阵子。

冬天春天里,麦场上往往搭台子唱大戏,或唱大鼓书,麦场又成了娱乐场所。

如今,生产队的打麦场已经消失,麦场里发生的故事和热闹景致也已渐去渐远,成了遥远的记忆。代替打麦场的是几片花格油布,接着从现代化收割机里流泻下来的麦子,晒一两天就完成了昔时麦场的任务。这是社会发展的成果,改革带来的优越。然而发生在打麦场上的那些生机勃勃的劳动景致,还有一串串荡漾在村庄田野间的欢声笑语,是我们代代人永远不能忘却的。